

沙来，說是大西門修了輪渡。他便問輪渡是個什麼樣子？船歪不歪？一次過得多少人？有人說：“五一路修得好不過……”他便問雨天穿布鞋子走得不？能不能晒谷？人家有時懶得羅嗦，便說：“能，能晒谷！”他才心滿意足的走開。附近每逢開什麼物資交流會、展覽會，他都是熱心的參觀者。有些後生子摸到了他的脾氣，便故意找他扯：“李元爹，再過幾年，點燈不用油，作田不用牛……”他的眼睛便會笑得眯成一條綫，指着他兒子的孫子說：“那號日子，是他們過的，他們長大了就好過了……”

去冬，他聽說修沙河，好象只有他一個人先知道，逢人便說，還打發大孫子提前報名當民工。這時，他又找一個難題目，送到幹部面前：“你們這些干公事的同志，沙河修了，石頭口幾時堵住它？”可其實他並不大懂得這兩個工程；根治瀉水尾部，是為改善十三萬多亩田的水利條件，這是祖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千萬個小點點中的一個。省里作了決定，五五年修沙河，五七年堵石頭口。他找這個難題目去問幹部，幹部一時也和他說不清楚，便說：“走着瞧，反正快了的！”——聽這樣說，卻向人家宣傳開啦：“縣里大幹部講的，修了沙河，一兩年內就會堵石頭口，要另外開一條二十多里長的新開河，我們這裡不怕遭淹了！”這些話是根據他自己的想法編出來的，人家也只是半信半疑的听着。

前天，他那修沙河的大孫兒回來了，他迎頭就問：“搞好了沒？”“搞好了，還修了一個大大的水力發電站，明晚會發電……”他听了這消息，喜得咧開了嘴，當晚不能入睡，一連起來好幾次，他婆婆罵他得了心瘋病，老倆口子還吵了几下。

这天，他一清早爬起来，扒了几口冷饭，嘴巴一抹，便沿着漓水堤岸走来，望着碧绿的水面怔怔出神：心想着长沙用火发电、火也能生光，水，怎么能发电呢？水火相克呀？现在居然能发电！他服气共产党没讲过假话，讲得出，做得到。他扶着浅蓝色的栏杆，望着船闸，他想等一个船经过，看闸子怎样启闭。忽然，一道白光，盖过了他的脸，这时听到有人低声地说：“这照相好快！”他又暗想着：“怎么照相有白光？”那个照相的同志看他这样聚精会神的看着发电站，于是主动的问他道：“老大爹，你第一次参观发电站吗？”“看过两次了，”李元爹用手比划着，于是那个同志就把他拉到屋子里和他谈了起来。问他住在哪里？几个孙子？入社没有？看了发电站有什么感觉？他都一一爽朗地回答着，象泄渠水似的泄个不停，他的脸上现出很满意的笑容，有时点着头，有时哈哈笑了起来。

李元爹见干部不问了，他就坐在一边，默默地出神，眼睛穿过玻璃窗，投到了河岸的沙洲上。并想着“他问我这样多做什么？”他想：“管他，拉家常话吧！”他站起来又坐下，又待了一会儿，渐渐地一种久远的记忆，悄悄地爬上了他的心头，他幌荡了一下便过去了。他想起了，那是二十年前，若山边修了座三个大孔的大拱桥，那桥修了几年，没经费又停下来，停了几年又修，共搞了十多年才完成。竣工的那天，他被人家拖了去看，一个石工拿着个铁钎，在桥上东敲敲，西照照，看到李元爹老头来了便问：“老人家，你来做什么？”他闭着嘴，扳着脸孔，连眼睛也不眨一下，那石工以为他是一个哑吧，怔怔地望了他一下，其实那天装哑子的还不止他一个。

原来，在他们古老的乡村中，常流传着一些无稽的恐怖

的傳說：古時候，××地方修橋或者蓋廟，那些泥木匠人，在竣工的那天，討人家的口氣，遇到有人看熱鬧時，便問：“你來做什麼的？”那些去看的人，要懷着戒心，不做聲，假使有的人脫口說：“我是來看橋的！”那就糟了，回家後不到三五天，便七孔流血而死，他的魂魄，便攝來壓在橋底下，那橋才不會垮。

過去，他被這些傳說征服了，現在他好像征服了這些傳說似的。他想“攝魂，那事不確吧！”

至於真否有鬼神的事，現在他已經是不信了。幹部講的：“過去地主發財，有人說風水好，現在地主打倒了，難道風水一夜都變了！”可見不是風水問題，他常常這樣想着。

日影漸漸從西邊的窗玻璃上，緩緩地移了過來，門砰然一聲，那幹部左手抓送法餅，右手提個熱水瓶走了進來，背後還跟個穿背帶褲的發電工人。一進門，便倒茶遞餅，“老人家，肚餓了吧？隨便吃點！”那發電工人還遞過一根香煙，他應接不暇，笑咪咪地說：“我自己有旱煙。”“吃一根，莫客氣！”硬塞給了他，還打燃着小打火機，送到了他面前。

他大大方方地吃了點東西，最後嘴巴一抹，望着原來問他話的那個幹部，並機靈地閃着眼問：“同志，你問我那多話做什麼？”這突如其來的一問，那幹部一時不好怎樣回答，這時，那工人忙插嘴說：“老人家，這是老黃，是省里下來的記者，是個寫文章的作家，他是搞材料去登報的！”說完後他又“吃吃”的笑了起來，可是背上早挨了那姓黃的一拳，“看你，少開點玩笑好不好！”

李元爹也覺得不該多此一問，臉上一陣熱，怪不好意思的，伸了個懶腰說：“我要看熱鬧去！”一出門，便溜進了人群。

天漸漸地黑下來，夜的帷幕向四面張開，人也就越顯得擁擠不過。“隆隆”機器響兩下又停下來了，李元爹仔細的觀察着。“轟”的一聲，象春雷蓋過大地，鼓掌聲和歡呼聲，掩蓋了發電機的吼叫和湍水的嘶喊。李元爹只覺得眼前一亮，賽過白天，再看外面，一直到遙遠遙遠的地方，差不多是同一個時間亮的，真稀罕！他先前想：“一定是發電站的先亮，然後再亮第二盞，第三盞……”怎麼一亮都亮起來了？再返身看屋里時，霓虹管通了電流，現出“發電站”三個字，這些字白天好像沒有，現在紅綠交映，光輝奪目，滿屋子通明透亮的，連地上掉了針也能撿起。“開眼，這真是開眼！”他想。

他真不想離開，直到人快散完了，他才往他親家慫家那條路走去，土塊高低不平，地上的人造星星，照着他腳下的路，象鋪了一層白霜，渠水一步一個浪花往前跳。有時幾聲蛙噪，從那稻田中傳來，象男低音在合唱；天上密麻麻的星，望着地下的萬點星火，也嫉妒地閃着放亮的眼睛。

這晚，他睡得很甜，一直到太陽晒背才爬起來。吃幾口飯，又去看了一下瀉豐壩，又沿着河渠走了十多里，河渠縱橫如蛛網。大渠能走一百担多的烏江子，小渠也滾着嘩嘩的流水，他聽說這樣的新開渠，縱橫有三百里長，所以走了一段便折回來。

路上，千人萬舌，都談着沙河灌溉，他一邊往家走，一邊暗暗的想，忽然把拐杖往地下一頓，象記起了一件重要心事，自言自語道：“問他們去，幾時堵石頭口，那些省里下來的記者……”他雖然已經走了五里多路，還是來了一個向後轉，回轉身來，向發電站的那條路上走去。

一只泥草鞋

肖甘牛

盘洞村有一个姑娘叫李翠玉，她嫁到龙桥村和何如襄结婚。刚刚结婚五天，何如襄就去参军了。

李翠玉和何三伯娘在农业社里负责养猪。六十条猪肥咕侬敦的，人人都称李翠玉和何三伯娘是养猪能手。

十个乡联合起来修盘龙谷大水库。村上的人都去修水库了。李翠玉和何三伯娘需要照顾猪，离不开，只好留在社里。

有一天，何三伯娘到村外割猪菜，有人对她说：“解放军开来一营人，替我们修盘龙谷水库，何如襄也来了。”

何三伯娘回来告诉李翠玉听，又笑嘻嘻地说：“盘龙谷离这里才十多里，你去看一看如襄吧。新婚夫妻，三年不见了。你去一天，我可以管理好这些猪的。盘龙谷的葛麻藤很多，顺便割一担回来喂猪吧！”

李翠玉也很想见一见如襄。吃过晚饭，她煮好了猪食，拿出一对猪菜篮，将一把镰刀和一双新草鞋放进篮里。这一双草鞋是翠玉早两个月就打好了的，准备有机会寄给何如襄。她虽然知道解放军不缺少这号东西，但是表一表自己相爱的心也是好的。

李翠玉挑起猪菜篮走出村外，恰好碰着自己的七岁小弟

李小丁来借小鋤头。小丁見盘洞村个个去修水庫了，心痒痒地耐不住，但是气力小拿不动大鋤头，特地来問姐姐借一把小的。

李翠玉說：“沒有小鋤头。你姐夫到水庫来了，你和我一道去看他。”說罢，她拉起小弟弟往水庫快步走去。

天色晚了，月亮高高地升在天边。姐弟俩走上高山坳头，往下一看：啊！人山人海，連夜赶工，千万点火光，千万把鋤头，千万条扁担，千万对泥筐。哈哈的欢笑声，呀呀的唱歌声，隆隆的机器声，咚咚的鋤头声，吱吱的扁担声，篤篤的跑步声，合成了春雷般的响声，把天上的月亮也震动得顫搖搖的要墜下来了。

李翠玉忘記了自己是来看爱人的，是来送草鞋的。她的心火辣辣地跳进水庫的人堆里了，跳进春雷的响声里了。

李翠玉拉着弟弟的手，跑下山坡，冲进人海里。猛地，一个大汉子倒在李翠玉的脚边。大汉子滿头汗水，臉燒的象紅炭火一样，閉着眼睛仰在地上喘粗气。李翠玉和小丁都認得这个大汉子是溪尾村上的王老社。

盘洞村的李老林匆匆跑过来，看見李翠玉，忙說道：“翠玉妹，你也来了。王老社发瘧疾，他不肯休息，咬起牙关硬挑土。你在这守住，我去找医生来。”

李翠玉放下猪菜籃蹲下来替王老社抹汗。一会子，李老林带了两个护士来。护士說：“发瘧疾，不要紧，热退了就好了。”护士用担架抬起王老社走了。

李老林望着担架的后影，蹬蹬脚說：“我們的民工队五十人和解放軍战士四十五人比賽挑土，三小时内各挑完一个土

堆。現在搞得一半，王老社隊長病了，這回可輸定了！”他邊說邊跑走。

李翠玉忙過去拉住李老林的衣服說：“老林哥，我頂王老社出工，行嗎？”

李老林推開李翠玉的手就跑，遠遠飄來一句話：“激烈戰鬥，不是插花綉朵！”

李翠玉回頭對弟弟說：“你在这里守住豬菜籃，我去挑土，很快就回的。”她挑起隊長王老社的泥筐，飛跑進隊伍里，參加激烈戰鬥了。

小丁坐在地上，守住姐姐的豬菜籃，出神地望着大家挑挑跑跑，呼呼叫叫。

忽然，李老林一顛一拐地走來，左腳穿一只沾滿黃泥的草鞋；右腳是赤板子，被石片划破了，腳板上滿是血。他氣喘喘地說：“小丁，剛才我見豬菜籃里有一雙草鞋，我借來穿，明天還。”不待小丁回答，他伸手到籃里拿出一雙新草鞋，一屁股坐下就穿。他丟下一只黃泥草鞋，說一聲“好合腳”，站起來挑上泥筐跑了。

小丁也覺得老林哥做得對，腳傷了，不穿草鞋怎么行呢！他只是耽心姐姐回頭來責罵他丟掉草鞋，赶忙拾起老林哥那只黃泥草鞋放進豬菜籃里。

李翠玉頭上包塊花毛巾，頸后垂兩條短辮，身穿花格子衣服，象一头健壯的花鹿一樣，挑起泥土，跑的象閃電那么快。民工隊的隊員們，被李翠玉的干劲激動了，大家精神百倍，齊呼加油。原來解放軍的土堆挑的比民工隊小了，現在，大家一個勁，趕上了解放軍。

不到三个鐘头，两队同时挑平土堆，激烈的战斗結束了。

解放軍战士队和民工队在土壩上会师了。李翠玉躲在民工队后面抹汗。

裁判員手舞紅旗对大家說：“今晚两队同时提前完工，不分勝負，明天再比賽，夺紅旗。現在两队的队长出来握手，互相祝賀，表示亲热。”

民工队王老社队长到医棚里去了，誰出場呢？李老林高声說：“我提議，李翠玉代理队长出場。她是頂王老社这一角的，而且亏得她的干劲，我們才不打敗仗！”

“贊成！”民工队里哄地一声，把李翠玉推出到队伍前面。李翠玉扭着身子，把紅紅的臉蛋儿垂下胸前。

解放軍战士队的队长也出队来了，当队长伸出泥手握住李翠玉的泥手一搖一搖的时候，那队长猛地一看：“啊！翠玉，是你！”

李翠玉抬头一看，見队长是自己的爱人何如襄。她惊喜地叫道：“啊！如襄，是你！”

民工队里有認得何如襄的，大声嚷叫道：“何如襄，李翠玉，新婚夫妻在战场上会师了！”

解放軍和民工队一齐拍掌欢呼起来。

李翠玉忙摔脫何如襄的手，臉紅的象一面紅旗，羞的想鑽下地去，她一低头，看見何如襄赤着一双泥脚板，忙回头望小丁。小丁早已挑着空猪菜籃来趁熱鬧了，猪菜籃和他一样高。

李翠玉急急地說：“弟弟，快把草鞋給你姐夫！”

小丁被这个热烈的場面弄怒了。他放下猪菜籃拿出一只

滿是黃泥的草鞋，跑到何如襄面前，說道：“姐夫，我姐送草鞋給你！”

在場的人們，看見小丁捧一只黃泥草鞋，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李翠玉忙追過去拍打小丁，要搶回草鞋。何如襄哈哈大笑，雙手舉起小丁，打旋旋舞起來。小丁抱着一只花泥草鞋，也憨憨地笑个不停。

李老林跑出隊來，抬起一只腳說：“如襄妹夫，我堂妹子帶了一雙新草鞋來，我不知道是送給你的，借來穿了。那只沾滿黃泥的草鞋是我的。明天再叫我堂妹子另做一雙新的給你吧！”

一陣歡樂的哄然大笑，把盤龍谷兩面的山峰幾乎要震倒了！

定时自鳴鐘

張賢、玉堂

社管会上社委們都分了工：有的負責水利，有的負責积肥，有的包干一个队的工作。欧阳典純也是委員之一，当然不能例外，給分了一个重要的职位：担任广播員。社主任問他：“你同意嗎？”他說：“这个……还有別的事分嗎？我……”社主任发觉他不大愿意，便把广播員的重要性說了一番，他笑起来了：“不要多說了，重要就干起来，我不还价就是。”說罢，他把一个大得几乎象一只斗样的洋鉄皮广播筒扛回家去了。他老婆奇怪地問他：“背个沒底的斗来家里量什么？”典純自豪地用一个手指敲一敲說：“老糊涂，人家是发号施令用的，亏你說‘它是个沒底的斗，妇道人家，好笑好笑。”說罢，他又命令他的女儿拿了一截粉笔来，在广播筒上写几个大字：“大跃进号。”

第一次广播，他双手端起大广播筒，大叫了一声“喂……”之后，往后就不知說什么了。他急了，連忙又“喂……”一声，憋了半晌，才說出几句话来：

“……天亮了，快起床，人人要跃进……。”

这一天很多人提他的意見，都說他广播得太简单，他高兴地接受了批評。以后，技术就提高了，“喂……”了一声后，

就做出了不少的文章：

“……今天天晴，今天天晴，不冷不冻，正好出工；昨晚社管会作了決議：今早上鋤麥地的草，上午刨煤炭冲里的草皮……昨天，昨天第一队妇女最积极，共捡野粪一千三百多斤……王有洪成問題，昨天下午不請假，借故不出工……广播完了。”

社員們見他每天早晨喊得那么早，都很佩服。因此起床也比平常早的多了。于是大伙給他取了个名字，叫“定时自鳴鐘”。

这位“定时自鳴鐘”个子很瘦小，經常戴一頂卷曲了的遮阳的干部帽子，腰系一根手掌寬的大皮带，走路稍稍有点跛，不过不仔細看，是看不出的。他薄薄的上嘴唇，孩子气地向上翘了那么一点点，的确有点象个不老不少的号兵。跃进以来，社員們絕大多数喜欢通过广播表揚一下，但也有个别的却害怕在广播筒里批評自己。

不过，这一天，“定时自鳴鐘”竟犯下了一次錯誤。晚上，他睡的迷迷糊糊的，猛一醒过来，見窗外白茫茫一片，以为天大亮了，就急忙爬起床。当他迈开脚往外走的时候，忽地摔了一跤，原来他两只脚一起塞进一只山区特有的大褲筒里了，他气的嘴里不住的唠叨着，整理好衣褲之后，鞋也沒穿，赤着脚，摸着广播筒就大步的走出門了。到了一个最高的土坡上，他大声叫喊着：“喂……天已大亮，天晴无雨……”在三个高土坡上广播后，他摸着鋤头一个勁去挖塘泥去了。挖了好一陣，也不見有人来。于是，他焦急地丢下鋤头又去广播：

“喂……應該起床了，天亮老半天了！”

社員們紛紛起床了，都以為誤了工，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好就忙着來開門；可是抬頭一看，還是繁星滿天，月亮還沒有落嶺，離天亮還差老遠哩。大家便玩笑地說：

“定時自鳴鐘，壞了發條了……”說罷各自關門睡覺去了。當天晚上，“定時自鳴鐘”在社員大會上作了個檢討。社員們說：“再犯十次，我們也可以原諒你……”

“定時自鳴鐘”不好意思地移了移大皮帶的位置說：“不，我以後要準確些才是！請批評……”

杜家婆婆

勤 耕

一个冬天的夜晚。

紅光一社的办公室里，点着一盞明亮的大吊灯。社委們正在开会，討論明天修渠出工的事情。忽然，房門吱溜一响，一个老太婆的声音說道：“伢們正在开会，我不吵鬧你們，明天修渠可落上我个名子呀！”

社委們抬起头来，順灯影里看去，就見五保戶杜家婆婆，一只手扶着門框，顛巍巍的站在門口。她滿臉堆着笑紋，头上飄着几根銀絲般的白发，两只眼睛眯着，象一双弯弯的蛾眉月。嘴里的牙都光了，說話时，头部不住的微微摆动。

杜家婆婆今年六十七了，是个孤老。虽說是个五保戶，她可是一年到头閑不住。逢秋过麦，別人割谷、割麦，她总是跟在后面拾谷习，拣麦穗。拾了庄稼，她連一粒都不往家里拿，如数交到社里。冬天，不管天寒地冻，刮风下雪，她是一天到晚不落屋。一个人彎前彎后，摸摸轉轉，拣些枯树枝，干树叶。足够她一个人燒不完。

杜家婆婆和一般老年人不同，生就一个爆竹脾气，爱說爱笑，彎里不論长辈晚辈，男男女女，都爱跟她开个玩笑。

这些时，乡里計劃修渠，她心里燒的翻滾。她想：在这

个苦位子，混了几十个日月，种点田几不容易哟！每年从开春直到谷黄，两手离不开车把，背心晒起了皮，靠汗水换点子谷。如今总算苦穿了头，乡里成立了合作社，又要修渠。叫她怎能不快活！她拿定主意，要到渠上做点事，那怕是做一个工也好，总算给社会主义出了四两力呀！因此，她就跑到社里报名来了。

社主任洪文奎见她来了，连忙离开坐位。说道：“老奶奶！您怎么深更半夜的来了？倘若看不清路，把您摔个好好歹歹的，那怎么得了？”说着就去搀着她的手说：“来，来，快进来坐一下吧！”

杜家婆婆一掣身甩开文奎的手说道：“哟！你把我說成紙糊篾扎的人了！快莫给我来这套假殷勤，你只要给奶奶落上个名子，就算尽了孝心了。”

“您的戶口不是登記过了嗎？还要落个么名子？”文奎假作沒会到她的意思。

“莫叫你往东你往西，叫你打狗你罵鷄！我登記戶口做什么？我要报名修渠！”她一連串地說着，头随着說話，有节奏地摆动，逗的滿屋人咧嘴暗笑。

文奎連忙說道：“那可不行！您这大的年紀，么样能修渠？”

杜家婆婆不服气地說：“老又怎么样？吃得，做得，跑得，动得，未必你还能把我做个长生牌位供着不成？”

文奎是个直性人，言語短，几句话說住了。倒是生产队长赵玉林有些鬼板眼，他跑过来，先用眼睛向文奎打了个“电话”，便笑呵呵的說道：“誰說我們老奶奶老了，干起活来怕不

頂个小伙！老奶奶，您先回去吧，明朝打鐘集合。您可莫睡过了头哟，睡过了头把您忘下了，我可不負責。”

杜家婆婆喜得合不攏嘴，啐了一口道：“你怕我象你們年輕人一樣，躺到床上，睡的象死猪一樣，雷都打不醒。”說罷，她一邊往外走，一邊不住的叨念：“到底林伢子是我們自己灣里的人！”

文奎把她送到門外，回頭就埋怨玉林：“你怎麼答應她了？”

玉林眯着眼睛說：“我們隊上象她這樣的還多得很，聽說修渠，個個都象小孩子盼新年一般。如今正在火頭上，你攔的住？倒不如先來個緩兵之計，明朝我們悄悄一走，也就完了。”文奎笑道：“那樣她不把你罵爛了？”

“老年入彀，罵兩句又怕麼事，總比叫他們上到渠上干活累出毛病來，要好得多。”……

杜家婆婆興沖沖地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象鯉魚板罾一樣，翻來復去睡不着。她心里想這想那，她想到過去，又想到這些時灣里的情形：清早起來打開門，灣子里空蕩蕩地。人們上的上山，下的下畝，不上山下畝的，也都有事做。只有幾個老貨，整天價搖來擺去，百事不做。端起飯碗來，看到那白花花的大米飯，心里就覺着慚愧。人家都在奔社會主義，自己呢，是在混社會主義呀！

她竭力想睡上一會，免得明朝干起活來沒精神，別人再說她。她好不容易閉上眼睛，迷糊着了。忽然听着鐘声响了，便一蹴坐起來，看一看，屋子里漆黑；听一听，外面沒有一點動靜。她啐了自己一口，便又躺下來。

这回可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她睁着眼，巴巴地望着屋顶上的亮瓦，从灰色一直望到转了白，还没听到打钟。她穿好衣服，生着火，炒口子现饭吃了，天还没亮。

她又坐了一会，包上青纱包头，扛起锄头，就往外走。打开门，一股冷风吹进来，打了一个寒噤，说道：“寒气好重呵！”但是她并没有叫寒气吓住，挺挺身子，便走出门来。

东方刚分明，天上还稀落落地挂着几棵星星，屋瓦上铺着一层白霜，愈显得垆子里冷冷清清，寒气逼人。她站在门口稻场上，四周看了一遍，没看到一个人影，心里暗暗诧异：“怪呀！怎么这晏了，还不打钟呢？”忽然，她觉得不对，便向垆头奔去。

在垆头上，看到一溜人影，已经走出去好远了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说笑。

“我们赵队长板眼真足，这一回来个不打钟，就跟书上说的那偷营劫寨一样。”

“他们还许纳闷呢：怎么这啥还不打钟呀？”

“等打钟就该吃饭了！”说着，一群人就呵呵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声音说道：“林伢子，你莫笑，等着回去馊骂吧！”

“骂又怕么事，又不痛，又不痒，掉不了一块肉！”又是一阵笑声。

杜家婆婆看看已经走远了的人影，听着他们说笑，气鼓鼓地骂道：“林伢子，我把你个小杂种！老奶奶还当你是个好货哩，你可倒欺哄起我来了！未必老奶奶活着就是吃饭的？”她站在那里，双手拄着锄头把，气得呼呼喘气。待了一会，

她又一想：这些年輕伢，倒也是一片好心，可是他們就是不知道老奶奶的心呵！

她一个人，在稻場里轉来轉去，只想找个人訴說訴說，三轉兩轉，就摸到赵玉林的家里来了。

赵玉林的爷爷正坐在門口吃水烟。他抱着个竹筒子水烟袋，一袋接一袋的吸，吸得筒子里的水咕咕响。他也正在生孙子的气。昨天夜里說得蛮好的，今朝打鐘一路上工地，可是等他起来，到孙子床上一摸呀，只剩个空被窩筒子。老汉一别扭，就冲着水烟袋出开气了。

杜家婆婆不曉得他的心情，走过来就說：“你几好的家教嘛，教的个孙子会扯白了！”

老爹正沒好气，便說：“这样的孙子你有几个？”

“要有也不能讓他欺哄老人！”

“欺哄你么事了？”

“昨天夜里說得蛮好的，要我修渠，这噌可偷偷跑了！”

“你去修渠頂个屁用！”

杜家婆婆就是見不得別人說她不行，便說：“真是接代接的好，爹孙两个硬是一个鼻孔出气。”

赵老汉发作几句以后，气慢慢平息了，便同病相怜地发牢騷說：“唉！算了吧！如今象我們这些老貨，还頂个么用？倒不如坐在屋里，茶来伸手，飯来張口，吃饱了，吸袋烟，出气都匀淨些！”

杜家婆婆一听他这話音，心里便明白了几分。她想：原来这老貨和我发的一样毛病！倒不如順风撥火，撩他两句。便說：“只有懶鬼才光想着享福哩！”